

世界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启示^{*}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 G4

贾永堂¹ 沈 红²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 博士、副教授¹; 教授、博导² 武汉 460074)

在创新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当今时代, 研究型大学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高教系统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学校群体。虽然, 迄今为止, 只有美国在其高等教育体系中明确划分出了研究型大学这一类型, 但在其他国家, 尤其是德、英、法等发达国家, 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型大学群体。它们一般居于高等教育的顶层, 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并对该国科技、经济与社会及高等教

^{*}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战略研究”的支持。

育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探讨这些大学是如何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揭示其中的特点与规律, 对于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无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区形成以网络为主要特点的科技创新体制。这一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资金来源多元化。日本每年投入的研究开发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 其中的80%和科研人员的60%属于企业, 凸显了日本的研究开发以企业为主力军的特色。二是注重人才培养和使用。除正规大学培养外, 特别注重企业人才的适用、国外人才的引进、弹性用人制度等。提倡选拔课题带头人, 打破学科和行业的界限, 打破科研组织的封闭性和僵硬性。三是开展政府、企业及大学之间的合作。政府以优惠税制、补贴、无息或低息贷款等从财务上支持企业; 向企业开放研究开发设施; 打破限制, 允许大学教授带着科研成果兴办风险企业, 并对专利收入、人才流动制定了新规定, 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四是促进企业与风险事业联手, 推动资金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投入。五是重视科技预测。日本自1971年以来, 每5年搞一次科技预测, 预测今后30年世界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 并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修正, 以此作为政府制定政策、企业资金投向的参考。

以日本的这方面为借鉴, 黑龙江要积极参与国家创新工程,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为国民经济培育新的生长点做出贡献。一是充分发挥高等学校人才、知识优势, 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 加强软科学研究和应用与开发研究, 努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成为科教兴省的生力军。二是从知识经济的特点和高教发展的实际出发, 选择一定的高科技项目推行产业化, 探索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路子。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省高科技企业集团, 并争取成

一、研究型大学及其由来与发展

所谓研究型大学, 按卡内基教学基金会的解释, 是指那些给研究以优先权、开展高层次研究生教育并以拥有可观的研究经费来体现其核心素质和竞争力的大学^[1]。由于研究型大学一般均需在承

为股份制上市公司, 增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 把高校校办产业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 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三是大力支持产学研结合, 促进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向企业转让。要积极鼓励、支持各大企业在高等院校建立研究开发中心, 在人才、智力、成果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组合上, 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多种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 [1] 周光召.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关系. 中国科学报, 1996-2-5
 - [2] 宋健主编.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 科学出版社, 1994
 - [3] 李英武. 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北亚论坛, 1997(4)
 - [4] 吴永文. 经济活力的源泉——对日本发展中小企业的思考. 荆州纵横, 2001(10)
 - [5] 裴军. 西方大国纷纷调整科技政策. 科学时报, 2003-1-17
 - [6] 王涛志. 关于黑龙江省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及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 黑龙江日报, 2003-1-11
 - [7] 伍玉林. 战后日美科技政策成败原因之比较. 学术交流, 1997(4)
 - [8] 卢继传. 谁是未来世界的强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 [9] 曾晓萱. 美国科技政策和变迁. 科学学研究, 1995(6)
 - [10]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98
- (本文系黑龙江省重大科技攻关软科学课题JA02D101-3)
(责任编辑 王宏章)

担各级各类研究课题的数量、能力方面,以及在总体研究经费、学科与专业设置、博士学位授予点及研究生教育规模等方面达到某种基本标准,故研究型大学首先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具有特定的内涵;有时我们也将其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层次。

一般认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其早期代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但实际上,它最初发端于19世纪初的德国,其最早也是最杰出的代表是柏林大学。1810年,在费希特的倡议和洪堡的实际努力下,柏林大学正式创立。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柏林大学的卓越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打破了传统的大学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的旧观念,树立起了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相统一的现代大学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柏林大学很快以新的面貌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德国新老大学的榜样。至1850年前后,德国大学的学术与教育水平已跃居世界最前列。与此同时,德国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德国学术性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思想,而且为其组织与管理提供了参照模式。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内战后的美国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为了解决由此出现的生产的科学化和复杂化问题,社会要求大学担当起推动科技创新的任务。此前,美国对原有高等教育的自我批判曾推动一批美国学生前往欧洲,尤其是德国学习。19世纪60年代后,这些学成归国的学生为美国大学带回了大学应重视科学研究及发现新知识并把新知识应用于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经验,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并直接导致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受德国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认为,一所学校被称为大学的基本条件是有相当的人力和物力投入科学研究。正是这一思想推动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该大学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其首任校长吉尔曼(Gilman)极端推崇德国式大学教育,提倡科学研究,并坚持以德国学术性大学为范例来发展霍普金斯大学,使该校被誉为设在巴尔的摩的德国大学。他明确强调,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实施研究生教育,其根本目标是自由地促进知识的发展^[2]。虽然,在吉尔曼校长退休后,霍普金斯大学逐渐衰落了,但它对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却是根本性和永久性的。它不仅促进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传统大学改造为现代大学的过程,而且为克拉克、芝加哥和斯坦福等新的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树立了典范。到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AAU)成立,标志着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顶层群体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起来。此后,研究型大学开始以其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标准影响全美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漫长的20世纪里,美国研究型大学经历了外部私人资本的输入、“二战”时期政府特殊政策的支持,成功地解决了资源有限、教学和科研的协调及与产业界的合作等一系列难题,对美国尖端科学、高等教育乃至经济与社会的总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也相继出现了研究型大学或类似的提法。如在英国出现了研究主导型大学 and 教学主导型大学的分流,前者更强调以研究作为优先选择^[3]。在

我国,虽然迄今未明确划分出研究型大学这一类别,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211工程”及随后的“985工程”,所要重点建设的,就是一批研究型大学。

二、世界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的特点及其启示

1. 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需要及大学回应这一需要的产物

今天我们探讨研究型大学的建设,首先需弄清的是研究型大学赖以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世界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研究型大学起源于社会的需要。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直接先驱的德国学术性大学,起源于19世纪初战败后的德国改革政治和社会的需要,这已广为人知。美国研究型大学则发端于赠地运动的背景之下,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如果说,德国学术性大学的兴起及其成功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的思想与精神,土地赠予法案则清楚地表明了建立真正的大学是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没有社会的需要,就不会有研究型大学的产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初的美国,虽有教育界,尤其是教育界中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力呼吁,联邦政府始终没有制定大规模资助大学科研、扶助研究型大学的政策,然而,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需要,却迅速推动了联邦政府对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支持。而题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布什报告”,则明确表达了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研究的需要。正是这一政策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又一崭新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界终于开始清晰地意识到高水平大学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能推动新产品的实际开发,也不仅是因为它们能提供催生新产品的新知识和新技术,更因为它们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在创新高于一切的现代社会,在创新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当今时代,研究型大学在推动国家科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甚至综合国力竞争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不是为创办研究型大学而创办研究型大学,而是社会需要一部分中国大学迅速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在举国强调创新的背景下,在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大学的社会需要已明确凸显出来。但有需要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建设行动一定能取得预期成效。社会环境,尤其是以政府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制度环境对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将产生根本性影响。

对大学而言,社会需要意味着发展机遇。霍普金斯大学在创办之际就意识到国家工业化对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的需要,并据此确立了办学的基本思想,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成为美国当时新老大学的榜样。而麻省理工学院之所以能从一般技术院校发展为具有强大文理科基础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因为它通过战争看到了国家对大学基础科研的需要。意识到并积极回应社会需要,意味着大

学抓住了发展机遇。在当代,研究型大学对社会需要的回应,突出地表现为对技术、知识和思想创新的重视及实际贡献。正是通过这种对社会需要的积极回应,现代研究型大学才可能形成并真正从社会的“边缘机构”变成某种“轴心机构”。

2. 研究型大学以实施精英教育为己任,但其形成与发展又必须以大众高等教育为基础

研究型大学以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及知识与思想的原创为其根本使命。在人才培养上,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点是实施精英教育。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如普林斯顿、哈佛、哥伦比亚和斯坦福大学,都有极为严格的入学标准。同时,多数具有悠久传统的研究型大学都比较注意本科生教育规模的控制,部分研究型大学,如加州理工学院、洛克菲勒大学甚至坚持以实施研究生教育为主,把人才培养的重点完全放在博士生教育上。相应地,这些大学的总体规模都不大,一般维持在1万人左右,并体现出较低的师生比(从3比1到8比1),显示出鲜明的精英高等教育特征。当然,也应该提到,美国一批优秀的州立大学,如威斯康辛、加州伯克利等大学,其入学标准相对宽松一些,总规模一般达到3~4万人以上,师生比则高达13比1,甚至19比1,体现出大众高等教育的特征^[4]。虽然,这些大学中相当一部分早已跻身研究型大学之列,但从根本影响上看,还是不及前者。这从以普林斯顿、哈佛、耶鲁、斯坦福和哥伦比亚等传统私立研究型大学在全美大学中的排位始终位于前列可以得到充分说明。截止2001年,在全美大学排位中,8所传统私立研究型大学依然稳居前十名^[5]。毋庸讳言,在我国,绝大多数有志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重点大学,在扩招之后,已背上过于沉重的本科生教育包袱。在这些大学中,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已经被“稀释”了,在追求所谓的规模效益的过程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被忽略了;尤其是扩招之后,许多大学的师资、教室、实验室等办学条件并未得到同步改善,教学质量与教育规模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保证。^[6]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并非所有大学都愿意赶扩招之风把自己“做大”。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脱离了大众高等教育的基础,也就无所谓研究型大学。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高等学校总量和类型层次都极为有限,这些为数极少的高等学校必须同时担负起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需担当的职能和任务,在人才培养上,必须由少数的精英型大学自己完成高层次人才的基础性培养,这既缩小了研究型大学对所需高层次生源尤其是博士生生源的选择范围,也不可能使它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及科学研究上。此外,如果没有广大的大众型的院校来承担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压力,研究型大学也不可能专注于高层次的研究与培养工作。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决不是一两所大学单兵独进所能完成的任务。没有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

如果说,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之时,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和层次类型还相对有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塔基还不够深厚、基本条件还不够成熟,因而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的话,经过90年代末的大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初步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大,为创办和发展研究型大学提供了现实基础。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必须强调大学之间的分流、必须加强分类指导,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目标定位,防止不切实际、一哄而上地都去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倾向,同时着重扶持一批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大学,使它们成为日后的研究型大学。但我们同时也应意识到,分流并不意味着彻底分离。从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居于系统顶层的研究型大学必须以众多的大众型大学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在研究型大学之内是否只应专注于发展精英性教育,也值得谨慎考虑。

3. 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既有赖于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建设与完善,同时更有赖于精神和观念的塑造与成长

研究型大学不是凭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必须有特定条件的支持。研究型大学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呢?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物质条件,包括充足的经费、良好的设备、优秀的师资、优良的生源等。的确,离开了这些最基本的物质条件,研究型大学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但具备了这些物质条件之后,是否就必然会形成研究型大学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外大学史上,不乏财力雄厚的大学,它们借助其财力,也能一时网罗一批优秀教师、吸引一批优秀学生,但未因此而成为获得认可的研究型大学。于是,人们提到了制度环境,认为杰出的校长、高效的管理、良性的内部运转,是形成和发展研究型大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关学者认为,现代大学是制度文明的产物,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形成更有赖于制度环境的建设与完善。但我国大学内部改革的结果告诉我们,单靠组织和制度改革,并不能为大学带来相应的生命活力。显然,我们还必须深入到精神与观念层面,把握研究型大学之所以成为研究型大学的精神内涵。客观地说,我国绝大多数大学,包括一批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只是具备了研究型大学的某些外形,并未形成研究型大学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此相应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内涵的理解,也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上,认为建设研究型大学就是重视科学研究、提升研究人员在大学中的地位、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这一认识所隐含的前提,是将研究型大学的根本特质归结于器物 and 制度层面,没有从研究型大学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内涵上去理解研究型大学的特征。

从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看,研究型大学从根本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追求卓越。这突出表现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的高定位、高要求,其核心是对学术价值的强烈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崇尚学术,并以学术为大学之本的精神气质。如何才能形成这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呢?历史和现实表明,只靠强调研究工作和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并不必然带来大学学术与教育品

位的上升。在很多大学中,研究已被提到远高于教学的位置上,博士点总量也在不断增加,但这些大学的总体水平并未赢得同行和社会的认可。原因在于,在这些大学中,科学研究并未导致知识前沿的突破和总量的增加,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并未带来高质量的人才输出。这表明,研究型大学的灵魂,在于追求卓越的永恒志向与行动,并具体表现为对纯粹养成和纯粹探究的维护,即把大学视作养成的场所(而不是职业训练的场所)、探究的场所(而不是实现各种短期功利的场所)。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虽然不排斥对现实社会需要的适应,但决不仅以适应为目标,而更强调批判和创造。它不仅体现出对高层次的强调,更体现出对独立人格、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度重视。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虽然并不排斥实用,但却以原创为最高追求,最起码不以有用为唯一目的,从而为纯学术研究留下起码的空间。正是通过不断培育出新的研究者,通过持续的基础研究,研究型大学才可能作为科学的强大母体而对科学的内在发展做出贡献。美国以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12所研究型大学拥有超过4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充分说明追求卓越是研究型大学的根本特征,它体现在研究型大学的全部活动之中。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难免以功利的眼光,把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视作招揽多种“短、平、快”的项目,把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看成不断升格和争取博士点。事实上,我国重点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原始性创新上所做出的贡献的确十分有限。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985工程”启动之后,在我国科技成果总量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在46个主要国家中的排位从当年的第13位降到了2000年的第28位^[7]。我国重点大学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也未做出应有的贡献。姑且不论始终未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即使在最强调原创性也最易产生原创性成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极难看到真正的原创;尽管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学位论文总量也大大增加了。

4. 研究型大学的形成,既是政府积极扶持的结果,同时更是大学自身累积性发展的结果

现代研究型大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相对而言,大多数早期研究型大学,尤其是那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都是经过长期的累积性发展之后,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的;后期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更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扶持。但从根本上说,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研究型大学,主要是因为该大学确立了以高水平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为根本内容的战略目标,并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换言之,研究型大学是大学经过长期的内部努力自然形成的,不是靠外部行政力量规划、建设出来的。不可否认,进入现代以后,大学的发展更多地受制于同时也受惠于国家政策导向。20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兴盛,与政府的积极扶持密不可分,就是很好的例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建设研究型大学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包括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等。但从根本上说,政府的扶持对大学发展而言终归是外因。如果没有大学内部不懈的努力,政府再多的支持也不会导致研究型大学的

形成与发展。更有必要指出的是,研究型大学形成中至关重要的学术水平与教育水平的提升,往往是不可规划的。政府高度关注并密集投入的大学,未必一定有高水平的学术与人才产出。“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必然存在的。事实上,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已不再集中于少数顶尖大学,无名之辈做出重大发现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现象已不再罕见。客观地说,少数研究型大学的投入与相应的质量是否相称,其实存在着疑问。这并不是要否定我国现行的重点投入政策,而是要表明,国家对研究型大学的扶持,应着眼于建立大学发展的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研究型大学是经过长期的内部努力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不是自封的和他封的,甚至也主要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毋庸讳言,从早前的“211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及重点学科、重点基地的评审到后来的“985工程”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行政意志规划学术与教育发展的马太效应。我们承认,现有的重点扶持政策还是比较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但缺乏拨款选拔的公开程序,以行政操作为主,也是极为明显的。这种政策取向一方面使有的大学一劳永逸,另一方面使部分大学失去了进取机会和动力,并将最终限制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发展。这也意味着:在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大学首先必须转变观念,认识到研究型大学不是有了政府投资就可以建设出来的,而是大学内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形成的;政府也应该转变观念,给大学更多的空间,让大学自己去办研究型大学。只有当作为主体的大学真正具备了与研究型大学相应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作为控制者的政府自觉地选择宏观调控而不是包办代替为其职能取向时,在我国才有可能发展和形成研究型大学群体。

5. 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个性化的办学思想

研究型大学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但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研究型大学又体现出办学思想与模式的不同。如前所述,研究型大学以追求卓越为永恒志向。何谓卓越?卓“即不群”,“越”即不循常规。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典范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办学之初就体现出了这种对适于自己的办学思想与特色的追求。它虽然借鉴了柏林大学重研究的思想,但并未完全因袭柏林大学的模式。这突出地体现在两所大学组织的不同上。其实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曾有过寻求共同模式的尝试,这具体表现为创办国家大学的计划。幸运的是,这一计划失败了。对美国大学而言,创办国家大学的失败,意味着可能制约不同大学发展的统一的教育哲学及划一的学术标准未能形成。事实上,在霍普金斯大学之后,无论是老大学的改造还是新的研究型大学的建立,都未完全照搬霍普金斯大学的模式。影响深远的卡内基教学基金会在其高等学校分类方法中,最强调的也是维护多样性、抵制趋同化。从深层次而言,研究型大学所致力原创性知识的研究及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也只能是创造性地研究和培养出来的。放眼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其形成还是其发展,都离不开特色的确立,这既包括科

儿童发展的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 儿童 心理 儿童发展学 [中图分类号] G4

荆其诚¹ 孙宇浩²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² 北京 100101)

一、健康概念的新定义

1. “身体健康”→“身心健康”→“身心—社会健康”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医疗事业的改善, 婴儿的存活率不断提高。就发展中国家而言, 1980 年为 80%, 1990 年为 92%, 1999 年达到 95% 以上。2000 年, 中国的婴儿存活率为 96.78%。同年, 中国在 85% 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小学适龄儿童净入学率由 1990 年的 96.3% 上升到 2000 年的 99.1%。儿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2000 年农村改水受益人口覆盖率达到 92.38%,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44.84%。困境儿童受到特殊保护。国家现有儿童福利机构 110 所, 收养孤儿 34 000 多名; SOS 儿童村 9 所, 收养孤儿 900 多名。此外, 全国有各类康复中心、站、班近万个,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127 个。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也有

学研究的特色, 也包括人才培养的特色。特色源于个性化的办学思想与策略。只有当一国的众多研究型大学都形成各自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特色之后, 这些研究型大学才能真正地全方位地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服务于综合国力的提升。

6. 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既是该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及教育自身发展的产物, 同时也是国际借鉴与交流、合作的产物。在知识、信息的传输与交流日趋高速、频繁的现代, 一所大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作为现代大学前驱的中世纪大学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性机构。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典范的霍普金斯大学则是借鉴德国学术性大学的思想创办出来的。到了今天, 我们会发现, 几乎所有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国际性机构。这种国际性首先表现在大学的目标定位上: 凡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无不是在国际视野内确定其发展目标的, 不会满足于和国内一般大学攀比。研究型大学的国际性还表现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上。研究型大学走国际化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取决于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目标: 发展原创性知识, 培养创造性人才。研究型大学要进行真正高水平的研究, 必须了解并真正站到相关学科的国际前沿。否则, 不知何谓新, 就不可能去创新。研究型大学所要培养的高质量创造性的人才, 必须具备国际通用性, 才会体现出创造性与开

所上升, 1999 年在校生 371 625 人, 视力、听力语言、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到 73.4%。失学儿童得到救助, 除政府投入外, 共青团和全国妇联分别通过“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共筹集捐款 20 多亿元, 救助失学儿童和失学女童 300 多万人次^[1]。

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 “健康”的概念已经从单一的“身体健康”(physical health) 发展成更为广泛的概念, 增加了心理健康的内容, 成为“身心健康”(Psychophysical health)。现在看来, 对“身心健康”还应该补充社会行为的内容, 使之成为“身心—社会健康”(psychophysical - social health)。这意味着健康的概念从医学模式 (medical model) 转向社会行为健康模式 (socio - behavioral conceptualization of health), 同时意味着“健康”关注的人群从“有病个体”(sick individual) 扩展到“整体个体”(totality of the individual)。

2. 儿童发展需要跨学科研究 健康概念的扩

拓性。必须说明的是, 对研究型大学而言, 国际化只是一种手段, 而非根本目标; 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上, 而非照搬别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思想与模式。

即使只从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开始算起, 我国建设现代大学的历史也已超过 1 个世纪, 但迄今为止, 我国尚未形成真正的研究型大学。究其原因, 除了历史积淀不够、客观条件限制外, 作为主体的大学和作为建设者的政府, 缺乏对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内涵和形成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则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回溯历史, 从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总结规律, 应是我们今天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起点。

参 考 文 献

- [1] 董秀华. 美国研究型大学综合实力评估的实践及启示.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2002(3)
- [2] Lucas, Christophe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p. 173
- [3] 沈红.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
- [4] 曲铭峰. 从国际比较看一流大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定位. 教育发展研究, 2002(1)
- [5] 何晋秋等. 美国等国外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和发展概况. 科技导报, 2002(3)
- [6] 上海市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高校扩招三年大盘点. 教育发展研究, 2002(9)
- [7] 21 世纪展望. 中国国际科技竞争力. 科技日报, 2000 - 2 - 25 (责任编辑 蔡德诚)